

叶入秋韵

□张忠报

深秋时节，落叶缤纷。周末，幼儿园老师推荐了一个“叶入秋韵”的亲子活动，让家长陪孩子去郊外采集树叶，然后用采集到的树叶做一张贴画，同时，老师在微信群里发了十几张树叶贴画的样本。

那些类似于卡通图案的树叶贴画非常精美，有红身黄尾的金鱼，有色彩斑斓的孔雀，有慵懒侧卧的猫咪，有展翅欲飞的小鸟，有荷叶映衬着的荷花，有用银杏叶粘贴成的砖瓦房，有曲径通幽的褐色石板路……都是用各种树叶裁剪、粘贴而成。几乎所有景物的颜色和形状都能用秋天的树叶拼凑出来。

看到那些颇具创意的贴画我不禁眼前一亮，不过制作过程有些复杂，不要说五岁的儿子，就连家长做起来也是颇费周折。虽说是这样，不过倒是一个培养孩子动手能力的机会，我决定带着儿子尝试着制作。

在我家所在的小区东边有一处公园，里面有着各种苗木花卉。周六上午，我带着儿子去采集树叶。公园内

一些栾树的树叶已大半飘零，露出了清疏的枝杈；小河旁垂柳的叶片早已失去了光泽；四下杂植的青松、女贞虽依旧枝繁叶茂，但那绿色似乎不再清新。

此时最抢眼的要数红枫和银杏，再加上槭树和乌桕，它们的叶子正在日益变黄变红，那种黄和红都是极其鲜艳的。春夏两季的花虽多，但难以展现出这般色彩之美，远远望去，银杏树的枝头像像是缀满了黄灿灿的云朵，枫树的枝头就像喷出了流光溢彩的烟花。

杜牧的诗中说“霜叶红于二月花”，泰戈尔用秋叶之静美比拟夏花之绚烂，毛主席更是用“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诗句凸显出秋季那种声势浩大的色彩之美。

我一边领着儿子采集树叶，一边给他介绍我所知道的植物，告诉他有些树叶在秋天呈现出最美的颜色，秋天的风似乎是在挥舞着一支神奇的画笔，执意要把春夏两季所有花朵的颜色全都描摹到晚秋时节

这幅画卷上。

回到家，我们把收集的叶片洗干净，准备好剪刀、胶水、彩笔，纸张……做了两张树叶贴画。一张是红彤彤的太阳照着几棵橙黄橘绿的树木，一张是几只鸟儿聚集在黄叶稀疏的枝头上。鸟儿的身体用的是石楠球的树叶，翅膀用的是紫叶李的红叶，眼球和眼珠是用彩笔画上去的，太阳则是用槭树的红叶裁剪成的，太阳旁边的人字形雁阵是用黑笔勾点而成。

摩挲着那些纹理清晰、色彩斑斓的叶片，儿子似乎喜不自胜。在他用画笔涂抹着褐色的树身时，我给他拍照发到了微信群里。他认真涂抹的样子仿佛一个小艺术家正在完成最令他满意的一幅杰作。与老师发的作品相比，我们制作的树叶画虽有很多缺陷，但整个制作过程是极有意义的，通过采集各种树叶让儿子学会

了认知植物和秋天，制作的过程也锻炼了他的动手能力。当我和其他家长把制作的树叶画发到群里后，幼儿园老师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残枝为景

□郭泗耀

霜降过后，一天比一天凉。只是中午的时候，太阳仍没个正形，有时把风驱赶开，将空气晒得很热。刚穿上的秋衣又不得不脱下来。有时候像三岁的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冷风嗖嗖。

想想季节是挺有意思的。秋天的一片落叶，静静躺在地上，轻轻呻吟着、诉说着，哀叹着、惋惜着，大概它不甘于就这样沉睡，也不甘于被浮尘与厚土掩埋，只能无助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想着春天里的那些美好，想着自己年轻时的过往。当它真正觉得自己老了的时候，它没有想到那棵大树竟抛弃了它，让它无家可归、生无可恋，最终归隐于大树的脚下，化作燃烧的肥泥。

落叶其实是醒着的。那棵大树并非有意舍弃它，那是它不得以才做出的选择。即使大树想挽留，风也会横插一脚予以干涉。大树只能默默流泪，因为它已无能为力，它清醒地知道，树叶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大树作为母亲，它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然而季节是说一不二的长者，这些生离死别和生命的阵痛想必也是每一棵树、每一朵花迟早都要经历的。落叶擦干眼泪，不想让母亲过分担忧，它不停地安慰自己，就当是睡一觉吧，睡着之后，做一个好梦，来年的春天自己又会成为那个盎然生机的少女。

枝丫对叶的相思泪水涟涟。一片叶子经过短暂的四季，它

的生命荣归故里，没有仪式，没有告别，没有祝语，唯有枝干对叶的思念。大树作为庄重的老人，它清楚地知道，无论叶子还是枝丫，都是它的孩子，它生育了它们、养育了它们，大树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从生命中的萌芽、嫩黄，直到长成满树的绿色，孩子们给它增了光彩，使它容光焕发。风送走叶子的时候，起初只是一片，后来成为两片、三片……直到所有的叶子都被风肆意地卷走，枝丫终于还是哭了。声音有些沙哑，马路边、小河旁、公园里、山畔中都回响着它的呜咽。毕竟它们兄妹（弟）一场，毕竟它们血浓于水，经过了这番生离死别之后，再也难以相见了。作为兄长，枝丫的哭泣、呜咽是很真诚的。回想它们互为依赖、相互成全、彼此为荣、相依为命的美好时光，枝丫在那些日子里终日泪洗面，好生难过。

大树失去了叶子，枝丫丢掉了兄妹，大自然中当然还会存活一些生命的颜色，只不过，有些颜色的宿命同样跟枝叶的命运相关，都难以逃脱季节的更迭。

游走于河岸边，我看惯了树木的执着与坚韧，也看惯了季节的变换，深秋真的是说一不二，这一点毋庸置疑。叶子经历了生命的轮回无声无息地睡着了，凌乱的枝丫有的已经变得光秃秃了，任凭风摇来摇去。

我的目光开始游离于树木，视线渐次转移到河面。深秋时节的河

面荡漾着层层波皱，就像田垄里刚破土的麦苗，看上去好可爱好温柔，我都禁不住想去抚摸一下。

夏天的龙山河畔我是经常来的，那时，徜徉于河边蜿蜒的小道，目光极力地去捕寻宽阔的水面，没想到竟被那青青的荷叶掩藏了。高耸的荷梗托起了硕大如伞的荷叶，荷叶上不时地滚落下水珠，荷叶粉红着面色，每一片瓣膜都在抒情。几只蜻蜓浮在荷叶上，跃动在荷花尖尖上，活脱脱一幅和谐的生命图画。

再来龙山河畔时已是深秋，我在惋惜那些大树纷纷落叶的同时，内心不免对河面上的荷有些莫名的担忧。我不希望它们也像周边的树木那样一夜凋零，变成残枝，那样看上去，着实有些令人生惆怅。可是，我挡不住秋天的任性，深秋像一个古怪的老人，它不会给任何人留下丝毫情面，这画面与夏天截然不同：荷花谢了，荷叶被霜打过之后恹恹快快地卷着边叶，呈现出棕褐色。荷梗半绿着身子一半露出水面，一半沉在水中，河面上夹杂着一一些被大风刮来的叶片。这样的秋景图，不忍直视。

就在我内心感觉悲凉之际，不由停住了脚步，目光中重新焕发出光彩。

不远处的柿子树上，“红灯笼”挂上面煞是好看，尽管叶子全无，一个个“红灯笼”挑在了残枝上，倒映在河水中，染得河水也

年轻起来。许是红红的柿子调动起了我的情绪，我对眼前的满河荷梗不再抱有敌意，突然觉得它们顷刻间生动起来，甚至比夏天的景致还要美许多。心想，秋天在丰盈过后，沉淀的是岁月与年轮，也更多了些生命的历练与记忆。只有经历过秋天，才知道其实残缺并非是一种遗憾，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种美。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宋朝苏轼题写的《赠刘景文·冬景》点醒了我。赏荷不一定非要在花开正艳、荷叶青青时，倘若你有情趣，深秋时节到河边观看一下树木，站在河畔纵目河面，看那挺立的荷梗残枝也是一种享受。正所谓春有春的花语，夏有夏的情调，秋有秋的深沉，冬有冬的蛰伏。

风送花香，残枝为景。人生如同四季，亦是如此。一个人从风华正茂到慢慢变老，也是一个生命轮回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懂得学会适应环境、欣赏自己。

树上的枝丫只是暂时隐匿了自己，河水中的荷梗虽颜色单调残缺不全，但它们都在暗中不停蓄积着生命力，等待着来年春天的到来。